

卷三十六至四十一

令 啟
教 彈
策 問 牋
表 奏 記
上 書 書

文選卷三十六

令

宣德皇后令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

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詔臣曰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也

造物則謝

德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倖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虞上疏曰物不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

生於父母也

要不得不彊為之名使奎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

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曰奎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奎香草呂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

公實天生

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

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

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博通羣籍而

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籍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巷之市必立之平一

卷之書必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陵雲士衆

立之師也之上唯聖人能焉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

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爲之語曰

藁如瀟曰所作起草爲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爲舉

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

士以旃大夫以旌也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

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

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卽位改元曰隆昌是昭國語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

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功隆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

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

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存

漢書曰琅邪邵曼資養志以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馬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擁旄司部

代馬不敢南牧

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

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

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

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惟彼狡童

窮凶極虐

何之元梁典曰東晉卽位蝶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僇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僇謂紂

衣冠泯絕禮樂

崩喪

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

何之元梁

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萸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谷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

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質于武王也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

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王命論曰

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

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堯文明榮光出

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

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元功茂勲若斯之盛

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

劉琨勸進表曰茂勲格乎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

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帝有惡焉輶軒萃止帝實也輶軒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有惡焉輶軒萃止萃止也

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今遣某位某甲等率百

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鴟萃止也今遣某位某甲等率百

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

之旨百辟罔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

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初

綱紀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夫盛德不泯義

存祀典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

撫事彌深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

庶

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風雲玄感尉為帝師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

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

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雅

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劉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

如仁

唐雅曰軌迹也伊伊升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若乃神交圯上

道契商洛

晉書謝安嘗與王羲之等遊於山陰暮雪初霽安問羲之何如羲之曰此天賜之景也安笑曰雪深幾何羲之曰尺餘安曰可飲否羲之曰不可安曰何不可飲羲之曰雪深不可履也安曰何不可履羲之曰雪深不可履也安曰何不可履羲之曰雪深不可履也

贊曰漢興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卯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顯默之際官然難

究淵流浩瀆莫測其端矣

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實難言哉

吳都賦曰瀕溶沆瀣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處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塗次舊沛佇駕雷城

漢書沛郡有雷縣又

曰佇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范曄後漢書曰包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謂停久也

寢見先生之遺像

撫迹懷人永歎實深

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也過大梁者或佇想於

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

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

為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

繁行潦以時致薦

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藇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廣雅曰抒潔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也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尊本敬始義隆

自遠

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蕃斯境

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文為楚王王彭越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太子其德十五王而始不也

素風道業作

範後昆

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舊記龐統曰力欲興長道業郝正釋議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本支之祚實隆

鄙宗

毛詩曰本支百世楊修賤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遺芳餘烈

抱朴子曰稽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

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天廉懦大而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王封翳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

然飄薄非所也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夫愛人懷樹甘棠且

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追甄墟墓信

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維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泥瓜賦

所興開源自本者乎毛詩曰縣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

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

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

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

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

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

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或揚旌求

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

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爾雅曰黃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

曰陰修敷化二都威教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審

克平餘烈已見上文

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

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雖言事必更而象

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寤寐嘉猷

延佇忠實毛詩曰嘉猷淑友寤寐求之尚書曰爾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

國語曰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

三

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

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
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為通也

望焉
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漢文缺**

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

姓也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可攻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祥正而青旗肅事上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戴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晷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喜葉耕穫不汜勝之書曰春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至春華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葛葛蒲水草也**清畊**

洽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畊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以搖長也**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夫師師然肅洽風以搖長也

風以搖長也風夫必中央師為洽風高誘曰洽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

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夫師師然肅洽風以搖長也

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夫師師然肅洽風以搖長也

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夫師師然肅洽風以搖長也

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夫師師然肅洽風以搖長也

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

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二為井也易鹵可

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為鹵兮生

也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失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卹刑虞書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卹哉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凜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肺

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為不冤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

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典慮毛詩曰

情抱恨雖沒不凶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傷秋荼之密網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鄭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永念晝冠緇追刑厝墨子曰晝衣冠異章服謂之戮

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達國語注曰繇思貌也紀
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尚書呂

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
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
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

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
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

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
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歌雞鳴

於闕下稱仁漢贖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
身無子因急獨然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

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
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

昌言也漢書問董仲舒
曰辭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昌言孔安國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泉流表其不匱

懋遷通具有匹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清曰流既龜貝積寢緒繩專用漢

日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算緡錢
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于繼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世代滋多銷漏

漢書曰武帝初算緡錢
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于繼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世代滋多銷漏

參倍

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三分或至一倍也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海歲之貲

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

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

惟瘼卹隱無捨矜歎

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

命卽斜之谷

開而出銅

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啟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從之也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充都內之

金紹園府之職

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李奇曰圖卽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

但赤

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言今欲爲錢若赤仄則姦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質幣權輕重以

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

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曆明時昭遷革之運

周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改憲勅法

審刑德之原

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曆收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

之日口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

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又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
言司曆之官廢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路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言五德之次區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路

姬何哭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熹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

祖破袁紹紛諍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班固高

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日

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

曰欽若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

昊天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俱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議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五辰

空撫九序未歌

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九功惟敘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

尚書曰民墜塗炭墜火左氏傳馮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應劭曰錄者役也

幸四境無虞

三秋式稔

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秋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而多

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

毛詩曰曲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教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

政樂不

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

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豈布政未優將

罷民難業

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

漢書詔策冠錯曰登大

文曰將崇

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論宏議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春秋漢舍孽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公九卿法北斗

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然

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

爾雅曰揆度也

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左氏傳郊子謂

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爲五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

九工開於

黃序庶績其凝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曰尚書禹作司空棄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上承火色尚黃

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各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

兼倍

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

歷茲以降

游惰實繁

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若閑完卑奔則

橫議無已

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

冕笏不澄則坐

談彌積

魏志劉表坐談客耳

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長守共治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袁熈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爵分陝之任

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瘴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苟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家立祠

至有旦撫鳴琴日

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

欲有言復飲醉而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後去終莫得開說

故能出人於貼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貼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臨下嚴一世之民躋之

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也故人之不

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

善也吏之罪也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諫曰外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

漢書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豈薪樵之道未弘為綱智略幅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